

不教胡馬度陰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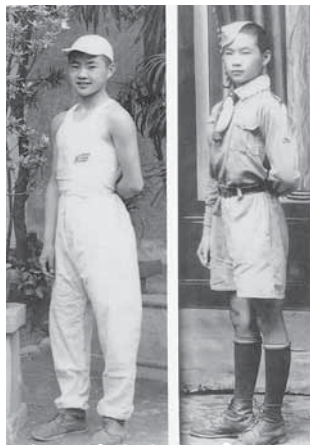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空戰英雄林文禮老師

·本社·

林文禮老師出生於民國十九年，空軍官校第二十九期，當我和他聊起「飛行」這件事時，他一派淘氣地和我分享小時候當他抬頭看見翱翔在天際的飛機時，有了欲成爲一位空軍飛行員的憧憬，而當他興沖沖地告訴母親想要投考空軍時，卻遭到母親因爲「生命危險」、「犧牲」這些「必要的害怕」而起的阻止與反對；然而他卻以幽默和純真以對，他說：「母親



民國三十二年就讀空軍幼年學校的林文禮老師（左一）與家人齊聚一堂所攝之合影紀念。



林文禮老師就讀空軍幼年時期之模樣。

吶！我問妳啊！妳有幾個兒子啊？」母親則不疑有他地回答：「七個呀！」此時他則俏皮地回覆：「那就對啦！萬一不幸死掉一個，妳還有六個啊！妳怕什麼！」母親又好氣又好笑地一時無法反駁，禁不過他一心嚮往飛行的執著，總算同意讓他報考，並嚴肅說：「非考取不可，否則不准再進家門！」這也算是一段十分有趣的童年憶往吧！

民國四十年，林老師官校畢業，分發桃園空軍第五大隊擔任飛行官，適值臺海戰雲密布之際，當時，因爲有了空軍的掩護與保衛，得以使海軍補給、陸軍進攻順遂，若無當時我空軍的掩護，整體任務即有失敗的可能

。我空軍於臺海戰爭中，計有十一次重大的戰役，就林老師個人而言，總共參加臺海作戰任務達兩百餘次，每次均將個人生死置於度外，只求能圓滿完成任務。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戰役期間，林老師曾駕駛F-86型機執行作戰任務計三十餘次，訪談中，林老師閃爍著振奮的眼神、回憶著：

就我個人而言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「八二五金門東十哩」和「九一八金門南十哩」兩場空戰，其中在「八二五金門東十哩空戰」部分：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傍晚六時三十分，共軍突然以密集的猛烈砲火轟炸金門，繼以陸、海、空三面長期封鎖金門，企圖截斷金門運補後援命脈，藉以一舉取得金門，進而渡海掠奪臺灣。當時，蔣天恩率領八架F-86型機飛抵金門東海外十哩，按規定航線巡邏，外海另有霍懋新率八架擔任僚機負責支援，晚間六時二十三分發現共機（當時實際情形爲上方八架、下方八架，一共十六架），蔣天恩一直追到龍溪上空，於龍溪機場擊落一架共機，由於孤軍深入，回頭看時發現無任何掩護機，便立刻以無線電呼叫「現在只有我一架飛機，你們快前來掩護我！」此時，我等分隊員聞訊後，即在長機路靖的帶領下，由外圍轉彎



民國四十六年的林文禮上尉飛行官，留影於F-86型機前。

前往掩護蔣天恩安全返航。就在蔣天恩及孫木山與敵作戰之際，顧樹庠與毛節盛也同時迎戰另外兩架米格機，而顧樹庠在一次垂直俯衝時開槍擊中了敵機，該敵機隨後螺旋墜入海中。其餘敵機在我機追逐之下，向大陸方向逃逸而去。這是我首次與共軍米格機正面遭遇作戰，隊友痛擊敵機，令我同感振奮，同時也激發了我們彼此間強烈的企圖心，我對我自己更期許著：「大丈夫當效命疆場、有為者亦若是」，相信自己也必能擊落敵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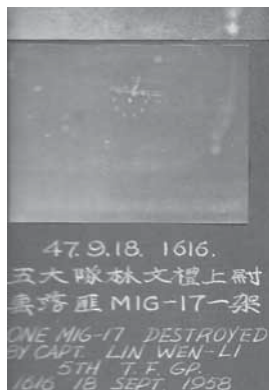
似是跌入當年志在冲天的情境一般，憶想著當年騰空而上的忠勇無畏，林老師語帶些許興奮地分享著「九一八金門南十哩空戰」：

民國四十七年九月十八日，當天由作戰長孫嗣文負責指派四架F-100型機，前往金門西南與澄海之間海面巡邏，以掩護國軍運補船團；在旁守候多時等待任務派遣的弟兄們莫不奮

勇爭先，早已個個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。作戰長孫嗣文一馬當先，首先排定自己擔任一號長機，我亦當仁不讓，立即主動爭取前往。

約莫下午五點多四架機（孫嗣文一號長機、陸養仲二號機、我三號機、劉心業四號機）到達掩護區進行海面巡邏，擔任金門西南船團掩護任務，剛轉了兩圈，馬公（〇〇〇）就告訴我們在一點方向有八架米格機，要我們趕快脫離，當時我們編隊是兩架為一組，向一點鐘方向一看，果然看見八條凝結尾。戰管此時又催我們趕快脫離，因為對方有八架，而且在高位，當時我們的高度是三萬九千呎，而共機為四萬三千呎。如果我們左轉機頭，就脫離了。可是，長機孫嗣文不僅士氣高昂而且膽大心細，判斷我機轉彎後將造成敵機緊追，攻擊我機後方的不利情勢，便向（〇〇〇）報告：「我們脫離不了」，此時（〇〇〇）答覆說：「你們看著辦」。於是我們採取主動攻擊，加速度轉彎改平後，一人盯住一架後方的四架米格機，我這時想不能開槍太早，否則他們會發現，於是便緊追不放。我們緊追敵第二編組四架機尾，由於我位於轉彎弧形內圈，轉彎改平後即緊追在敵四號機後方，直到進入有效射程，我的機身因接近

敵機尾，受其噴射渦流影響而抖動時，立即開槍射擊，瞬時眼前出現一陣煙霧，依據經驗判斷我已擊中敵機，隨即拉起機頭向上脫離，但未及親眼確認敵機中彈情形。在我應戰同時，四號機劉心業亦擊落敵機一架，見敵機翼損毀並下墜。脫離後，我隨即反轉與僚機再迎戰另外兩架敵機，隨後其中一架敵機被孫嗣文擊落冒煙，另一架遭陸養仲擊落，在機尾冒出黑煙後墜落。另架米格機自我左後方向我開砲，我乃迅速轉向共機，利用「剪刀戰鬥」，迫使共機衝出，我立即加大油門追擊，在一千呎內連續對其射擊，見共機冒煙著火下墜，此時燃油僅存七百磅，乃爬升至三萬呎加速飛向馬公，飄滑返回臺南基地降落。返航後，人員照例向作戰組舉行作戰報告，經由照相槍取出的照片證實，該次射擊果然擊中敵機，孫嗣文、陸養仲、劉心業及我本人，各擊落米格機一架，又我亦可能擊落一架，可謂戰



林文禮老師在金門之役，南十哩空戰結果，攻擊作戰。



林文禮老師任空軍總司令期間，親自駕駛F-104型機凌空前之英姿。

果輝煌，終於完成我心中朝思暮想的擊敵衛國心願。

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五日，我擢升空軍總部總司令並晉升空軍二級上將，任期內推動許多重要工作及政績。空軍的主要任務是確保臺灣空防，要保臺灣空防，就要具有相當堅實的戰力，當時我空軍F-104型機壽期已接近尾聲，部分飛行員又受了民航公司的誘惑，一批批出走，自己必須加強培植訓練，但到了最後飛行員也沒有適當的飛機可飛，F-104型機必須經常檢修、檢查，然後再飛，戰力可說相當低落。我曾連續兩年到美國告訴他們，我們已沒有飛機可飛，希望能將F-104型機賣給我國，美國受了中共的壓力無法同意，我們遂提出「借用」F-106型機，讓飛行員到美國

來習飛F-106型機，維持飛行訓練；但美國仍然不答應，只答應借F-138型教練機給我們維持訓練，於是，我們只好轉向法國採購幻象2000-5型戰機。

這件事情使我想起了當時的國防部長陳履安先生問我：「航發中心已在自行研發IDF型戰機，空軍為何還要購買幻象2000-5型戰機？」我向部長報告：「空軍應支持航發中心研發IDF型戰機，但由於其性能受到美國限制，故無法達到空軍所需要之航程及性能，所以才向法國採購幻象2000-5型戰機。」陳部長說：「但航發中心華錫鈞主任曾向我報告，IDF型戰機性能優於幻象2000-5型戰機。」在我將相關資料呈報後，部長指示空軍採購幻象2000-5型戰機，航發中心則負責技術諮詢服務，於是我指派專人秘密接觸法方。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三日，中法雙方談判已接近尾聲之際，談了一年，覺得沒有問題了，我們才通知在臺協會。美國布希總統獲悉此訊息後開始緊張了，馬上派人勸我們不要買幻象戰機，此外，美國更受到國內飛機製造商的壓力影響，因此突然宣布同意出售F-16型戰機給我國，並建議我國放棄向法國購買幻象戰機。試想好不容易才說服

法國同意出售戰機，豈能輕易棄守，加上美國僅同意出售F-16A/B型戰機（內含訓練等項目），性能不如原擬採購之F-16C/D型戰機，政府與相關單位經多次慎重考量、簡報及研討後，爲了誠信及便於後續能採購相關高性能戰機等因素，最後政府決定採購F-16A/B改進型戰機一百五十架、幻象2000-5型戰機六十架、IDF（經國號）則減產至一百三十架。同時爲增強空軍偵潛及攻潛任務，於民國八十年向美國增購S-2T型反潛機，另向荷蘭採購三架福克（FOKKER）F-50中型運輸機，其中第一架VIP機，於同年三月飛交松指部接收，使專機隊擔任首長座機任務邁入新的里程碑。我任內參與上述重大的決策，而全力貫徹與執行空軍換裝者則爲唐飛總司令。

在談到國軍任務需要與未來態勢，自民國八十年起，空軍官、機、通校開始招收女性專業軍官班及機、通校招收女性專業士官班。我想：「巾幗不讓鬚眉」，因此，就在一次由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主持的會議中，我向總統報告：「空軍應招收女性飛行軍官。」經李前總統裁示，先以試辦方式招收女性飛官，於是空軍官校於八十一學年度首次招訓女飛行員。剛開

始大家認為招考女性飛行員是在作秀，總司令也在作秀，好像在與美國等國家比一比似的，人家有，我們也要有；許多人認為女性飛行員會結婚，懷孕生育，然後就離開飛行線了，認為是種浪費，我想這樣招了兩期也許會停掉，但女性飛行員到現在仍持續招訓，這就證明了女性飛行員對軍中還是有幫助的。尤其，女性飛行員畢業後在各聯隊表現良好，亦能在臺東擔任戰鬥機教官，就看如何去培植訓練她們了。民國八十一年五月，武文瑛首次完成單飛訓練開創了中華民國航空史上的新猷，而目前為止，首批女性飛行員中，碩果僅存的銀素慧上校，目前服務於空軍官校，亦即將進入戰院深造，可謂十分優秀。

最後，我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總司令一職卸任後，奉調總統府參軍長，並於隔年七月七日，接任航發中心主任一職，在與團隊合作與全心全力下，齊力使C-130型機成為空軍三大主力戰機之一。

相談甚歡之下，時已進入黃昏，看著牆上位於林老師身後的那一大幀照片中，飛機馳騁於藍天白雲，彷彿林老師當年的英氣豪情還歷歷在目，我眼尖看見了照片旁兩張帶有歲月重量的紙張，原來上頭是來自民國八十

年時，時逢空軍官校六十二週年校慶，來自「官校孩子」們的朗誦詞，這是他們眼中的好長官、「林爺爺」：

「轟天霹靂震九洲，朗朗晴空舞昇平，您威儀中散發著慈祥親切，您慈眉裡表露出剛毅果敢。總司令您的冷靜、明確、執著是我們所景仰的，一千多個日子裡，您帶領著我們走過從前，也走進未來，也規劃出未來的方向。『它』是一個指標，一份藍圖，更是引領著『空軍』邁入新紀元。當年您擊落米格機捍衛領空，叱吒臺海；今日您為提升戰力爭取新機，勞心勞力。數十年來，您對國家的愛、空軍的情更加熾烈；近年來，更是深深的感受到您對我們的疼、對我們的愛，傲視環宇、文武兼備，您替我們樹立典範、改學制。天氣燠熱、加裝冷氣，您要我們睡得好、學得多；培養翊鷹、增進戰力，我們已完成了夜航單飛，更增信心報國志伸、不分鬚眉，我們亦已展翅長空、得遂心願。整軍備戰、軍平家安，謀福利、鼓士氣，全軍袍澤眷屬莫不感激萬分，這一切的一切我們懂，您要我們——『保衛領空、壯志凌霄』。」

頂著一頭雪白的林老師，氣質與眼光卻仍難掩當年奮勇擊敵的眼神與帥氣瀟灑，這是八十八歲的他，他是

中華民國空軍第十一任總司令，卻是能令人一相處就感到無比溫暖的「林爺爺」。在他鬢白如雪的眉間，我彷彿看見他駕著C-130型機力追米格機的姿態、奮勇穿梭在藍天白雲間的模樣，我看見他鬢白的眉，像是歲月將當年的白雲摘下，永恆地停泊在他身上，那樣地勇敢、那般地好看。那天傍晚在林文禮老師位於臺北的居所，坐在他一旁的我，聽見背景音樂傳來青春慷慨版本的「壯志凌霄」，但見他此時的眉宇間，似有不服年歲嬗遞的淘氣，依然將當年踏出空軍官校凱旋門的那一股「志在冲天」，跟隨音樂的起伏，擺盪在他於空軍一路走來的將近六十載中。這是我眼中的「林爺爺」，是淘氣的、溫暖的，是還能隱隱約約看見眼中仍有藍天白雲的，那些年的空軍官校男孩、壯志凌霄的飛行員。



林文禮老師配戴一〇七年紀念圍巾攝於家中一隅。